

本书主编 董仁威 书系主编 成追忆

• 世界华人科幻作家协会 •

行星风暴

第二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获奖作品集

刘慈欣 董仁威

韩松 何夕 王晋康

飞氲 墨熊

万象峰年 夏加

长铗 郑重

陈天中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本书主编 董仁威

书系主编 成追忆

行星风暴

第二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获奖作品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星风暴：第二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获奖作品集
/ 刘慈欣等著；成追忆主编.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306-6145-1

I. ①行… II. ①刘… ②成…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小说集 — 世界 — 现代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87790号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ishing@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ishing.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31.75 插页6 字数469千字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58.00元

无剧透编后

成追忆

公元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这一日三位一体:其一,我在这天参加了第二届华语科幻星云奖颁奖大会,并捐回一座奖杯;其二,这天是奋臂高呼“三民主义”的孙文先生之诞辰日,没有他,就没有改变中国的辛亥革命,又恰巧辛亥革命过去一百年了,该纪念下;其三,仅是对于我个人而言,二十八年前的这一天我呱呱坠地来看这大千世界……

之后,划过了半年的光阴,承蒙董仁威和姚海军两位老师之信任,让我来编这本获奖作品集,而且约定是每年一本,我便诚惶诚恐地接下。

二〇一〇年针对于科幻是不平凡的一年,它为二〇一二这个“科幻谣言年”积聚力量。《三体Ⅲ:死神永生》给我感觉并非“豹尾”那样有力,但却了结了一个惊动世界的宏大三部曲。广阔的宇宙尺度业已在《三体Ⅱ:黑暗森林》中得到了终极演绎,虽然宇宙是广阔无垠的,但无尽地扩展则是强弩之末,如此刘慈欣便轮回到了第一部的主旋律:对人性的全面拷问。这样一来,《三体Ⅲ:死神永生》虽拥有很“超”的逻辑描述,但在技术化的冷酷狂潮背后仍然拥有一份中国式的传统智慧。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本获奖作品集入选的《人生不相见》让我看到了情感细腻的何夕之回归,“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诗圣杜甫的诗句字字珠玑,由此诗又幻化出故事和作者出来。多年不看何夕老师的文章,再读回来又有些味如嚼蜡:感性的解读是《人生不相见》没有当年的《伤心者》那样饱满,“何夕

体”退避三舍了；理性的解读是我年龄大了，口味也太挑了，不是吗？

王晋康老师的《孪生巨钻》用了我的好朋友——科幻评论员吕哲做主角，让我兴致盎然，全文读着很顺畅，王老师文风依旧。仅此而已，在这不剧透了。

墨熊的科幻小说我一直看，可能是年龄相仿的缘故，阅读一直没有鸿沟。这次的《斑鸠》属于其“混沌之城”系列，即是该系列的所有故事皆发生在“奥卡斯城”。墨熊写的故事在我看来很“日漫”，有押井守的影子，也有美国西部公路电影的色彩，但可能“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只墨熊”，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看好他的风格，祝愿他越写越好。

《下载记忆》属于“全面回忆”加点“伯恩的身份”的料，该文篇幅按照参评标准应该属于短篇，但归类于中篇，我想可能是评委会的老师们疏忽了吧。万象峰年的《三界》是以昆虫的小视角观想大宇宙，别具匠心，阅后更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韩松老师的《再生砖》初发表在《文艺风赏》上，非《科幻世界》，间接说明科幻文的发表载体有多元化的趋势。记得上学时候不是太感冒韩老师的文，觉得主题太沉重，而今知晓“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小说中的建筑师不是建筑师，也不是艺术家，非慈善家，称不上志愿者，更近似灾民。制作“再生砖”本身的技术也不出彩、不科幻，它来源于一个很文艺的意象——废墟。这是一篇毁灭与重建、死亡与新生、物质与灵魂的超越性的构想。朋友们，读韩老师的文，阅后、睡前请回味思考、辗转反侧吧。

《行星风暴》是我首次拜读郑重老师的文章，并借用给了本获奖作品集的正标题。飞氲《沧浪之水》是他一系列以科幻电影为小标题和重述对象的超短篇杂烩，色彩鲜明且文艺感足，但却是剑走偏锋，不是所有读者均能完整体会他的“文骨”，包括我在内。长铗的《昔日玫瑰》和夏笳的《百鬼夜行街》都有银河奖获奖作品的光环加身，但在我看来均不是作者的最高武功。《昔日玫瑰》我也没把其编选进先前出版的《麦田里的中国王子——长铗科幻小说选本》一书，在这里给广大读者、科幻迷们亡羊补牢一下吧，呵呵！

目录

再生砖	(1) 韩松
奇人奇事	(33) 董仁威
行星风暴	(57) 郑重
沧浪之水	(73) 飞氲
昔日玫瑰	(95) 长铗
百鬼夜行街	(127) 夏笳
人生不相见	(143) 何夕
中国言情科幻第一人	(187) 董仁威
孪生巨钻	(207) 王晋康
斑鸠	(261) 墨熊
下载记忆	(419) 陈天中
三界	(441) 万象峰年
刘慈欣如是说	(499) 刘慈欣
第二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获奖作品名单	(503)

再生砖

韩松

这一天,建筑师来到村里。他是一个年轻人。他带着两名助手,都是他的事务所的,在空地上搭了一个帐篷住下来,然后,就急不可耐地,到处去巡看废墟。他又到受灾较轻的外围地带,去寻找还能制砖的作坊。他后来写下了一篇《打砖日记》,记叙了这段经历。从中可以看出,最初的工作,开展得是比较艰难的。比如,他这么写道:

六月十三号:在作坊的席棚子里敲定数目,说好十四号、十五号做材料准备,并打几块样品为准,十六号开始生产,二十六号交货。但对方不报价,说要打一打才知道。定金没交出去,有点悬。

六月十六号:下雨。据说淹了场地。

六月十七号:据说停电。

六月十八号:据说粉碎机机械故障。也许是想把时间压到没有余地再报价吧。多了个心眼,又去接洽了一家大厂,回过头来给作坊打电话,催报价,并提到了“那边厂”。

尽管如此,建筑师还是坚持了下来,给人的感觉是,好像是为了什么不可名状的理想。

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有人说,他做的这个东西,是没有用处的。人们不会感兴趣。但建筑师总是强调:“它是会有用处的。我已经看到了未来。”人们摇头,不相信他说的。在这个年代里,连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都说不好。刚刚过去的这场灾难即是注脚。

六月十七日,在一个离灾区很远的地方——上海市,举行了欧洲某艺术双年展中国馆新闻发布会,策展人介绍了“普通建筑”的策展主题和参展建筑师的作品。而建筑师本人因为还待在灾区,不能到会,因此,通过视频和录音介绍了他的作品。

作品名为“再生砖”。因为样品还在制作中,所以,砖的模样,就暂时先用电脑画了出来,从画面上看,是一种空心的四方砖,有些像普通砖,但颜色更暗,内有红色、黄色的不纯物质,以及断续的植物茬头,就形状而言,多少显得笨拙丑陋。再生砖没有肉感,也没有骨感,只是,它是坚硬的,具有比大地更实在的某种结构,使人蓦然惊觉,再生之魂果然就寓居于这样一种朴素的腔体里面。

从屏幕上,观众们看到了用动画形式表现的制砖过程:先是将水泥和碎砖骨料拌匀,然后,加入油菜杆纤维(大规模生产后,是用麦秸),再加水搅拌,最后使用杠杆式机械压砖机,将砌块压制成“现成品”……视频还展示了两块砖同时成型,以及已经成批压制、干燥中的再生砖。观众也看到,再生砖与粉煤灰砖的质感很不相同。就是这些砖,将要运送到万里之外的欧洲参加艺术展览,为建筑师及他代表的国家赢得荣誉。

“再生砖是一种只要愿意,人人都能动手生产的低技低价合格产品:就地取材,手工或简易机械就能生产,免烧、快捷、便宜、环保、因地制宜、尺寸随机、适应性强、无名有用、不受专利掣肘……”影像上的建筑师像劝诫一样,讲解着“普通建筑”的含义。他是一个略胖的年轻人,但并不开朗,说话时会显出一脸苦相。他没有称他的作品为“艺术品”。

实际上,对于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国内一些艺术类传媒均予以报道,如上海的《艺术世界》月刊,是这么说的:建筑师在对自己的作品理念概述中一开始就强调,这不是一个为展览而做的装置,而是一个正在灾区重建中积极推广的材料生产项目。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不管怎样,这些说法反而加强了再生砖作为艺术品的本质,而不管建筑师怎样辩解,至于他本人,也就被当作一位艺术家来看待了(不管他同不同意)。作品在欧洲的双年展上顺利展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观众们注意到,展厅里,在建筑师的名字和简历之后,是关于作品本身的介绍:

作品材料:再生砖。

创作时间:二〇〇八年五月至六月。

砖块尺寸:三百三十毫米长,一百七十毫米宽,一百一十毫米高。

砌筑砖墙:两米高,十五米长的展墙。

现在,再回到制砖的过程。上海发布会结束后,过了两天,也就是六月十九号,建筑师在作坊那里,才见到报价出来了。他随即交了定金,约定二十二号先看三百匹。但为了保险起见,他又去到了大厂接洽。大厂老板接待热情,沟通似乎也顺利些,说样品确定后,两天就可以交货。老板提出每种样品都以一罐料为批次,理由是为了保证配料比例准确。说得在理,建筑师当场交了定金,写下三种不同配比的清单。

建筑师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回来路上觉得轻松多了:双保险。大家都觉得宝多半要押在这边。结论是:社员是要比农民正规些。作坊那边交的钱就当学费吧,好歹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信息,教会了一套程序。”

接下来,制砖的工作,在两边同时进行。

三天过去,作坊已经做好了几百匹,大厂也做好了样板。六月二十二号,到了看砖的日子了,建筑师犹豫着,是先去大厂,还是作坊呢?最后,他想,应该先去大厂,希望在大厂。先去大厂看样板,如果行就订货。作坊那边反正已交足了定金,通知停产也不会亏。对方可把已经打好的卖了还会有赚。但他又迟疑了:不,应该先去作坊,好歹看看货怎么样,回来顺路再去大厂订货也不迟。

到了作坊,砖是湿的,看不清品质,秸秆明显少了些,不大满意。他想,看来等下去大厂看了后要通知作坊停产了。但到了大厂,样品使他大吃一惊。完全和

当初商定的两样。不但没有三种配比,已有的两种中哪种是什么配比也说不清。

建筑师在日记中写道:

见我们发火,一个婆娘站出来参加辩驳,她采用的是指东打西的游击战术,见我们的火力偏向哪边,就在另一边进行牵制。她完全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但目标极为清晰:说到底,样样都是按我们的要求做的。

又有一个“老板”在场,原先接洽的“老板”也变回“工头”的模样和语气。好歹找出来前两天写的配比清单。这时候才见他蹲下身对工人讲解百分比是什么意思。

一样都要不得。现在只有指望作坊了。秸秆明显少了些,打了个电话强调要按配比。打不打第二个电话再叮嘱一次呢?商量一阵决定不打,再打害怕秸秆又加多了。我的感觉是:最终是语气在决定配比。

我不清楚,建筑师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是否就想到了将来有一天要用于发表,并把它们作为作品的一个有机部分。我也不知道,在送去发表之前,他是否对日记的内容作了某些修改,以使之与作品更加匹配。如果说再生砖就像是建筑师的孩子的话,那么,日记也同样具有某种再生的意味吗?

能够明显感受到的是,建筑师的心情并不平顺,刚开始的兴冲冲的感觉,已经完全没有了。也许,这一切跟他最初的设定,还是有差异的吧。本来,他或以为,灾区的人们,既然遭受了那样大的痛苦,那么,一定对他的莅临,包括对他带来的产品,像接受无私援助一般,充满了渴盼和感激。但现实一些来看,似乎不是这样的。

在后来的一次研讨会上,建筑师谈到了自己心灵的分裂:

“灾难发生后,我一直感到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到了灾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志愿者,而且是一个体力不佳的中年志愿者——我的腰有伤,拿轻的东西不好意思,重的东西又拿不了,很尴尬;在灾区看到没有倒塌的房子时,我尚且觉得自己是个建筑师;但看到那些倒塌的房子时,我又根本不敢承认自己是建筑师;另外,坐在办公室里每天都会感到摇一摇,收藏的很多东西也都摔碎了,

就觉得有点像疑似灾民。”

随着制砖过程的逐步推进,这种情绪,愈发的难以遣散了。那么,建筑师究竟是什么人呢?这涉及他究竟到灾区来是干什么的。身份问题逐渐占据了显要的位置。

而在这一切的后面,又是什么呢?不能不说到的,那就是技术性了——这正是再生砖的核心命题。当时,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房屋重建方案,但最后,功成名就的却是再生砖,我认为,是技术性起了关键作用。像那些要动用大型机械和专业公司,来进行建筑垃圾处理的建议,都不如建筑师的方案,更能在妥协中被接受。建筑师的思维的方式,显然是工科式的,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本来是抬不上桌面的,但唯其如此,最后比较之下,才击败了那些鸿篇巨作的夸夸其谈,而显现出了它更具操作性的一面。那么,艺术性也就从这样的技术性中产生了——而不管建筑师怎样竭力地要把这事做成一桩慈善活动。再生砖最终被外界界定为了一起艺术行为,此是无疑的,建筑师的潜意识里,也一定是同意的吧,否则就不会把它送上欧洲的双年展了。就在建筑师《打砖日记》中,实际上,他也只有一次提到了“灾区”。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师与当地人的冲突,就尤其地令我困惑了。也许,如同建筑师不知悉了自己的身份一样,灾民们似乎也忘记了他们的身份吧。

——总是会有用处的。后来,我只好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这句话上面。但是,它指的是双年展上的成果呢,还是村民的居住条件可以得到改善呢?抑或是二者?当然,从逻辑上看来是后者。但似乎,又都不是建筑师的真实所指。

总之,数十年后,我第一次阅读建筑师写下的日记时,心中像落满了折断的麦秸,深深浅浅地扎入肉里,模糊而混乱,很难拔得出来,只能让血液去慢慢融化那种无以言说的痛楚感,虽然,我本人并没有经历过那场灾难。其实,在建筑师的那个年代里,重视纯技术的人应该不多,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其他。但建筑师为大家呈现的,的确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低技术,正与当时的潮流相悖。这也许才是使介入灾后重建的一些人大跌眼镜的缘故吧,并产生了一系列的意料之外的不适。

尽管对老板和工人施加了压力,但是,制砖的进度仍然不理想。一想到灾区

倒塌房屋多达五百三十万间,建筑垃圾量超过五千万立方米,约三亿吨,就不由人不着急,而且,废墟中夹杂着生活垃圾和污水,正在不断地腐败,使生态环境恶化。如何才能使灾区不至于被遗弃呢?建筑师在日记中继续描述了他遇到的困难,以及他在那样一个异状之地,面对那样一些陌生人群,为解决问题,而付出的不懈努力:

六月二十四号:到作坊验货。又吃了一惊。满地白花花的,外观和讨论了多日的样品又是两样。水泥加多了。这下什么都来不及了。见势不妙,又有一个婆娘站出来,战术和大厂的完全一样。但我已有经验,一声断喝,她就退下了。作坊老板晓得理解有误,虽是好心,办了坏事,口气很软。

就使用而言,这些外观差别是无所谓的,但样品需要更加明白地传递概念,所以外观是重要的。只能就这样了,余下来的货严格按照开始讲好的打,作坊老板说,他终于明白了意思。我们也冒险再加订了一批。

六月二十七号:交货日。去看制砖现场。由于走的是另一条道,终于迷了路,在田间村头桥下的涵洞乱转了两个小时,两公里一问路,其间按照完全不同的指点在相反的方向上来回往复,终于赶到作坊时已经是一点半钟。虽然饿着肚子,现场的真实性的确还是使我们兴奋,至于这段路程,几乎成了一种象征。最后的这批货还算满意。看来沟通的次数比技术指标的精确重要多了。你以为他懂了,他也以为他懂了,关键是他懂的是不是你要他懂的。试制、检测、资金申请、生产、推广、地方沟通……一样都不能少,打个砖都这样,建房更难,牵涉到钱、地方利益、生活生产习惯等,我对日后协助建房充满忧虑。

再生砖,本是在跑灾区的路上偶然想到可以试试的一件事。目前,对我们自己来说,其实已经是基层调研和沟通技巧的磨炼,需要再生的已不仅仅是砖本身,更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方式。要想在日后的乡村重建工作中当个“赤脚建筑师”,没有有意识的自我改造,已经习惯了图面操作的城市建筑师,到时候未必能脱得下鞋来。

人人看好的再生砖,其孕育过程可以说并不顺利。而对于建筑师本人来说,也经历了一次难产般的再生。那段时间里,本来红光满面而精力充沛的他,变得憔悴了。灾区条件艰苦,用水困难,建筑师已多日没有洗澡,躯体发臭,容颜黯淡,形象日益消瘦,乍看并不似个男人,而好像一位贫瘠操劳、因过度生育而虚弱了的村妇。有一天夜里,参与制砖的村民到帐篷去探望他,见到建筑师一身素衣,垂手站立,脚前放有一台简易型的滚筒式分离机。他的面色像锡纸一般惨白,仿佛鬼魂一样,任黄澄澄的月光把帐篷照得透亮。建筑师好像正在苦苦思考,如何才能令自己变成一块砖,而这块砖是要立即开始无性繁殖的,迅速地生产出大量的房屋,让凡有意识的两脚生物都尽快居住进去——这就是唯一的目的,就像书法家要在宣纸上落上最后一笔那样。他深深沉浸在自己的奇思妙想中,定定地看着面前的机械,好像那是他的另一个身子。他因此并没有觉察到村民们的到来,而他们其实才是建筑师作品的主体。所以说,这里面充斥了多少的矛盾啊。建筑师的脸上露出了临盆一般的浅灰色痴笑,嘴中发出了断续的沼泽似的呻吟。而他和村民们的身后,帐篷之外,就是黑压压的、虽经重创却依然丰腴饱满的大地,傲慢地清醒着,大大咧咧地覆压在亡故者的身上,看笑话似的看着他们这一群。活着的人都不敢出声。这是灾区最神秘压抑的时刻。没有到过灾区的人,又怎么能感受到这种气氛呢?

不管怎样,历尽坎坷,建筑师的宝贝孩子终于诞生了。而我也终于发现,从建筑学的角度看,其实,作品只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简单”。

——简单,这便是一切艺术目标中要追求的极致,虽然,它注定要经历一个十月怀胎乃至剖腹生产的过程。搭乘着简单这列马车,作品最终远离了灾区,首先是在另一时空西方人搭建的展览平台上,简单,获取了它的预期或者并未预期的效果,并看似把其余的都抽空了,抹除了,排斥了,忘却了。从展厅中无分别的、安安静静的一块块再生砖上,从它们垒积起的那堵符合美学标准的墙面上,观众的确再看不到了建筑师经历的磨难,也再看不到他的“再生”过程,更看不到了那些曾经使无数人惊恐器叫、夜不成眠、泪流成行的东西。好像什么都过期作废了。连花了欧元前去参展的建筑师也惊惧地想,这是真的吗?在砖墙的遮掩下,辽阔的灾区仿佛成了一个薄弱远逝的背景。这并非是汉画像砖,因此从它的

上面看不到士兵的奔跑。没有了盛放学生尸体的一排排塑料袋,而家长们撕心裂肺的呼号,也隐匿了。不见无家可归的狗,它们拖着残腿,仍在废墟前等待主人归来。也不见死去的母亲,身下仍护佑着孩子,而她裸露着失色的乳房,仍在给这孩子喂奶。也没有见到把学生抛下,率先逃出教室的那位教师,他正和别人在电视上大声辩论什么是道德的标准。没有见到直升机坠毁在密林深处,军人的尸体在雨水中慢慢腐烂,露出了铮铮白骨……总之,这一切曾令人铭心刻骨的景象好像都不再那么可靠了。在再生砖镜子般的映照下,一切仿佛心平气和了下来,只见穿着名牌服装的俊男靓女们,黄发蓝眼,礼貌而安详地踱过,露出好奇的目光,就像看长城一样,在那一模一样的、无差别的砖前叹服,它们的确成为双年展上最具魅力的东方艺术品。

建筑师着急了,他只好适时提醒观众:对于远在展会万里之外的人们来说,当务之急,是要有实用的房子住。他说,这种事情,本是人类与这星球签订的契约中的一条,从几百万年前起就执行着了,看看龙骨山,看看山顶洞,再看看半坡村和河姆渡吧!

不管怎样,以一种特殊方式来到这世上的再生砖,获得了广泛的、一致的好评。这种情况,在建筑师的那个时代,其实已经很少见了。因为只要是先锋的艺术品,包括建筑物,一旦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都会引发很大的争议,比如在同一年,出镜率很高的鸟巢、水立方,乃至中央电视台大楼和国家大剧院等,都在媒体的聚焦中,经受了各种相互对立的言论的关照。但再生砖却不同。好评竟然是普遍和一致的。我这里仅举一例,在一个名为“钟摆空间”的博客里,就有下面这样的文字:

真是非常让人敬佩,

很好的计划,很踏实的行动,

工艺、原料、生态、社会、经济的整体关注和综合解决,

对比起来一些理论就显出些苍白了。

虽然在观念上,我还不能完全认为“再生砖计划”是建筑学的成功,

但是作为建筑师,对社会经济现实和生态环境的关注,正是建筑学的

题中之意。

说学习恐怕本人没有那个条件,只能关注和支持了,

还有就是在我的职责范围内,多多向学生介绍。

低技术是一种面对现实的策略,

是否,

正是因为关切了实实在在的现实,

由于现实的具体和不可复制,

所以,

作为产品的再生砖也难于在他处复制。

——我为什么要这么想呢?!真是扫兴。

再生砖不由得让我想起莱特的砌块,

从建筑学的角度看,我还没有能力分辨出其间的差别,

但是从社会的背景和功用看,我能感到巨大的差别,

不论什么性质的差别,需要些深入的分析才能找到,

但是,我总觉得其在所处的背景中凸显的独特性却是同样的,

因其独特性所引发的和这种独特性的适应的可能,

需要持续的长久的关注!

这篇文章努力地想要向我们阐明一点什么,但实际上,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却因为文字本身的缘故,再一次纠缠不清了。而查阅这些昔日的资料,很耗费时间和精力。建筑师所处的那个时代,大量的信息通过虚幻缥缈的一种叫做互联网的渠道来传播,其真实性很难加以甄别。而传播即意味着消亡,沉没入了空泛的大海,失去了最初想要表达的意义。再强烈的震动,也终要归于静止。但我为什么要如此执著呢?后来思忖,我也有可能是被那个词语——“不可复制性”——吸引住了。就算对于人类这个物种而言,传统的看法是,存在,就仅存在一次,然后便永不再来了。恐龙是这样的。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我们这个宇宙中,并没有在第二个地方,第二个时间,出现过恐龙。拥有三百万年历史的人类亦如此。所谓转世什么的,那也只是一种自慰的说法。如果你不再能记得前生的那个